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京华文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丛刊《比较文学评论》第6辑

文学论丛



“文化转向”与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林精华 程 巍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36645

I106-53
42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京华文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丛刊《

“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

林精华 程巍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44924

I106-53
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林精华,程巍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2340-6

I. ①文… II. ①林…②程…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研究①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3545 号

书 名:“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林精华 程 巍 主编

责任编辑:叶 丹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2340-6/I·261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370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英国文学研究

意识流与日常生活

- 以乔伊斯与伍尔夫为例 易晓明 3
- “帝国号手”的暮年:鲁德亚德·吉卜林后期小说研究 陈 兵 19
- 女性视角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经典的解构 王 欣 35
- 城市、驱魔与自我身份:《错尽错觉》中的巫术与宗教 胡 鹏 48
- 神坛上的玛塞莉娅:从近代英国流行文化看《米兰公爵》
对女性崇拜的再现 龚 荣 62

法国文学研究

- 台湾汉译法国文学作品之进程 阮若缺 93
- 18 世纪法国巴黎“文学场”中的伏尔泰
——以《查第格》、《老实人》等三部哲理小说为例 吴康茹 111
- 我杀故我在?
——《死亡之匣》中的存在与荒诞 柯 英 127

俄国文学研究

论扎米亚京小说《我们》中之悲剧与反讽

- 神话原型批评之分析 宋云森 147
- 罗蒙诺索夫批评史三题 刘亚丁 161
- 后苏联俄国文学产品:满足俄罗斯帝国诉求的审美消费 林精华 174
- 黑格尔与胡塞尔:雅克布逊诗学的哲学渊源 赵晓彬 187

美国文学研究

- 《万有引力之虹》的技术伦理观 王建平 205
- 谁在歌唱？
——论《野草在歌唱》和《最蓝的眼睛》中
反抗性话语的形成 黄 华 220
- 感伤之旅：在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上
——《太阳照样升起》作为旅行文学 陈红梅 234
- 图像转折时代与《美国》三部曲的语像叙事 庄美芝 245
- 空间叙事理论视阈中的纳博科夫小说研究 王 安 260
- 格雷·史奈德的“砾石成道”表意法研究 谭琼林 277

东亚文学研究

- 韩国檀君神话的神坛、坛树与原始性 张哲俊 293
- 比较文学视域下“雨”、“月”意象的解析
——以《雨月物语》为例 周以量 305
- 村上春树的“越位”——兼论后冷战时期中的“文学” 刘 研 316

比较文学研究

- 王国维“境界”的西学来源 梁 展 331
- 从“神学家们的讽喻”到“诗人们的讽喻”
——但丁的讽喻诗学与《神曲》创作 刘 林 341
- 诗学思辨：奥斯维辛之后西方文学观念的嬗变 麦永雄 357
- 编后记 368

英国文学研究

意识流与日常生活

——以乔伊斯与伍尔夫为例

易晓明^①

【内容摘要】 无意识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社会生活充满自为的意识,日常生活则是自在自发的,因此,回到无意识的意识流,其实回归的是日常生活领域。无意识理论对创作论等理论问题有大的推动,而对具体的作品研究,则被迫停留在笼统概说的层面,因为作品中的意识与无意识难以界分。过去对意识流的研究侧重将无意识作为基点有一定的局限。本文以包括无意识在内的整个日常生活为基点,考察意识流小说的特质,能克服无意识研究视角的局狭,而使意识流小说的有机整体性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观照。20世纪,日常生活随着技术化对物质生活的提升而凸显为重要领域。20世纪的日常生活理论家都论及了意识流,乔伊斯的小说甚至被认为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形成的最初的动能之一。这本身是意识流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的事实性印证。本文结合具体作品,对意识流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所建立的社会批判的深刻性与独特性进行了阐发,对于认识现代社会与整个现代主义思潮都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角度。

【关键词】 意识流 日常生活 自在性 批判性

现代社会以其强大的自为性,打破了个体与社会自在自为的融合与平衡。其自为性体现为追求高效率,追求组织化,体现为“进步”与“未来”的观念盛行。而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抵制。意识流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驱流派,是以非理性叙事对抗与瓦解19世纪的宏大历史理性叙事模式。

应该说,针对意识流小说的无意识与非理性的概括已习为常见,早已形成了理论上的定论。然而,问题在于,在文学作品中,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自为与自在并不是决然对立与可以绝对分割的,流动与混

^① 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远远多于决然分裂。因而意识与无意识的划分,更多是作为一种理论界定,或者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是心理学与哲学领域的巨大成果,当其运用于文学时,对创作论等理论问题有很大的推动,对流派的界定也功不可没。然而就具体的文本分析而言,无意识的分析则被迫停留在笼统概说层面,因为文本的意识与无意识难以绝对区分,所以,就文本的具体阐释而言,无意识理论具有指导性而同时也存在着可操作性方面的阻隔。

对意识流小说的分析,有必要将原来侧重的无意识基点扩大到日常生活,因为无意识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社会生活充满自为的意识,日常生活则是自在自发的,因此,意识流回到无意识,其实回归的是日常生活领域。过去对意识流的研究,较多关注无意识与叙述,其日常生活层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意识流小说以反理性著称,但反理性并不是靠二元对立的反理性观念建立的,而是以包含无意识在内的日常生活作为坚实的基础,所表现的无意识,是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成熟的艺术一定是生活造就的。本文拟考察意识流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视角,能克服无意识研究角度的局狭,而使意识流小说的有机整体性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观照。20世纪,日常生活随着技术化对物质生活的提升而凸显为重要领域。20世纪的一些日常生活理论家都论及了意识流,乔伊斯的小说甚至被认为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形成的最初的动能之一。这本身也是意识流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的事实性应证。尤其是,从日常生活研究意识流,不仅能更广泛深入地探讨意识流小说的特质,而且对于认识这些特质与20世纪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整个现代社会及其所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都涉及日常生活,然而,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选取日常生活中符合社会理性的部分,或抽取其中视之有用的内容,也就是以社会理性为宗旨,实施文学的“典型”化。其实典型论的实质就是排斥琐屑的日常生活,而意识流小说则完全以日常生活整体为对象,描绘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呈现日常生活的独立空间及意义。

意识流小说传向无意识的、自发的日常生活,与以自为性的社会生活为主导的传统文学形成脱节,一度为普通读者所不能接受。因为19世纪理性文学叙述,侧重对社会生活的描绘,本身就带有目标性的指向。日常

生活被分解为围绕社会理性目标的有价值的日常生活与没有价值的日常生活。而且社会学理论认为,20 世纪之前独立的日常生活空间没有形成,以前的日常生活也包括日常生产、日常生存等要素,而呈现为一种有机的整体化的生活。20 世纪初期,生产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物质商品的丰富,生活中也有了闲暇,从而凸显出消费社会的端倪,20 世纪初期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与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等小说,虽然不是意识流小说,但也失却了过去文学中的个人奋斗的主题,而体现出一定的消费社会的特征。这是列斐伏尔所认为的 20 世纪西方都市社会实现了日常生活的相对独立化。在独立的日常生活形态中,不再有生产性目标,也排除了生产性的因素,因此也失去了社会宏大整体化叙事的基础。意识流小说捕捉到了都市的消费与闲暇为主的日常生活,它没有社会目标的渗入,自然就抛弃了传统的目标化叙述,不再关注对控制生产时间与发展脉络的生产与事件的描述,人物大都处于无所事事的闲逛状态。可以看出,日常生活视域的选择,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有着直接的影响。意识流小说选取的是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取代了故事性小说中的时间,线性时间因素降到最低点,比如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将时间压缩为一个瞬间。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夫的《达罗威夫人》等长篇小说中的时间则压缩为一天,被称之为“一天小说”(one day novel)。在空间中,视觉变得重要,都市街景尽收眼底。意识流小说叙述成为视觉过程的无序描述,必然具有碎片化特征。而碎片化本身也是日常生活的特征。日常生活理论家列斐伏尔说过,“至于说到‘日常性’这个概念,它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同质化、重复性与碎片化的特征”^①。

就日常生活来说,地缘性与血缘性是其基本特征,它们也是日常思维传播的主要途径。作为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乔伊斯与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都表现出对地缘关系的依赖,地缘——都柏林与伦敦,是乔伊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中主人公的活动背景与活动范围,小说叙述依赖人物在都市中的活动而延伸。血缘关系是日常生活的特征,生老病死是日常生活中的首要关切。而家庭关系、生存本能、经验状态都是意识流小说所着力表现的领域。死亡成为了意识流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传统线性时间小说中,死亡是人物活动的终点,也成为叙述的终点。而在意识流小说中,死亡与人的有限性相连,因而生与死会时隐时现地出现在人的日常意识之中,死亡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感觉性的存在。米歇尔·德·塞托

^① Henri Lefebvre, *Toward a Leftist Culture: Remark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 101.

的《日常生活实践》正文前鲁斯·贾尔“研究历史”一文指出:“生命记录在死亡中,死亡记录在生命中,这是对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的反映。”^①伍尔夫的一生始终贯穿对死亡的困惑与不解,她的小说正是采取这种日常性的角度,写出了生与死的互映关系。《雅各的房间》是以哥哥索比的英年早逝为原型,写活着的、认识雅各的人,在雅各死后对他的忆念与回想。《波浪》具有日常生活中生死相承、生死相依的包容性。而《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对死亡的困惑与失去亲人的痛苦被浓缩到几百字中,并且设为专门的一章,凸显对死亡的无言悬置。几百字的一章,简略地提到拉姆齐一家十年中失去了拉姆齐夫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死于难产。这三个人物是伍尔夫的母亲、姐姐斯蒂娜与哥哥索比的死亡写照。采取仆人去收拾房间,家里其余活着的人十年后再度假,将死亡延续进活着的人的活动与生命记忆之中,这种淡然处理,正是日常生命与人的活动的延续对逝去与死亡所具有的承载与化解,日常生活的巨大的包容空间,能形成对死者的记忆,也能形成对死者的遗忘,伍尔夫的这种生命记录着亲人的死亡,死亡也映射着亲人的生命的视角,就是从日常生活对死亡的承载这样一个角度来写死亡的。在《达罗威夫人》中,死亡不涉及亲人关系,小说一条线索上写赛普蒂莫斯的自杀,另一条线索写达罗威夫人的意识流。最后达罗威夫人在晚宴上听到迟来的布兰肖大夫说明迟到是处理精神病人赛普蒂莫斯的自杀而受到的心理冲击,作为两条线索的交合。死亡是作为一个事件,对达罗威夫人则是作为一个讯息,被投射到女主人公的心理与思绪之中,引起女主人公对自身生命的审视。死亡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出现,都与个体感性生存关联。而个体感性生存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个体的感性与情感是日常性的,而意识流小说正是以感性个体的内心体验为中心。感性个体的情绪化,表现为心灵的万千印象,这是伍尔夫对文学的认识,也是她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在《现代小说》一文中,伍尔夫是这样表达的,“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②这是伍尔夫对个体感性的、印象式的日常生活面貌的精辟概括,她倡导将文学从一种固有的文学叙述逻辑理

① [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方琳琳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② 李乃坤编选:《伍尔夫作品精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38页。

念中解放出来,回归到日常生活的感性反映上来。文学作为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具有非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属于非日常思维,但文学永远离不开日常生活,必须立足于日常生活,求助于日常思维。意识流小说正是回到日常生活与日常思维,以抵制 19 世纪的宏大理性叙事,抵制品式化与机械化了的现代社会的单调理性思维。社会理性,曾经成为 19 世纪文学叙述的主宰,如海登·怀特指出:“在 19 世纪这个历史叙事的经典时代所创造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很难想到一部著作,其述及的事件没有被赋予一种道德判断的力量。”^①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历史意识主导下,陷入历史因果关系的逻辑表达。这引起了 20 世纪文学叙述的反叛及各个学科领域的反思。帕特里克·加登纳指出:“一切解释都采取了把某个时间即‘被解释者’与‘引起’或‘决定’它的另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的形式。”而“这并不是真的”。^②他认为这不过只是解释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已。这说明,解释与真实是有间离的。意识流小说追求的是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而抵制社会历史话语对文学的过度辖制而造成叙述对生活形态的脱离。回归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思维,就是要打破理性的逻辑思维,抵制理性的目标化叙述。

事实上,现代主义各个流派都在寻求新的表达领域与新的表达方式,来摆脱历史主义对文学的辖制。象征主义如波德莱尔的“通感应和式”表达,兰波的“直陈式表达”,意识流选择无意识的日常生活视域,表现主义的寓言式表达,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等等,都在规避历史线性逻辑,建构人与外部世界的新的感知关系。这些新的体验性感知,也带来表达的困境。意识流小说选择了无意识心理,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琐屑的无意识感知,个体体验的瞬间性与无意识的混沌性,也就伴生有理性语言的表达局限。客观地说,语言表达的局限不只为意识流所有,而是普遍的语言现象,它体现为现代主义文学具有明显的“表达的焦虑”。伍尔夫本人的所有作品都在不断地变换表达方式,每一部小说都与前一部小说的风格不同,形成了她的小说的诗化、散文化、音乐化的实验轨迹,《波浪》就被认为是一部音乐化的作品。这表明作者始终在努力寻求对表达局限或表达滞障的突破。这种滞障来自语言的逻辑理性与人的感觉的非理性的矛盾;理性语言与无意识或情绪体验之间的矛盾;还有语言自身形成的叙述范

① [美]海登·怀特:《形式与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年,第 28 页。

② [英]帕特里克·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江怡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式与外部事件与心理真实之间的矛盾。表达与不可表达或不可充分表达构成的语言困境,是普遍的,用麦克卢汉的术语来说,则是一种“文字的创伤”(the trauma of literacy)^①。意识流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驱流派,就是要突破语言的可表达与心理的不可表达论的矛盾,表现了对理性的、合乎语法范式的语言的深刻怀疑,对语言的真实反映论的怀疑。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对此也进行过讽喻,他用一个“已经文本化了的世界形象来取代它杜撰出来的用以描述的具体现实”,进而指出“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无论在文学还是在社会的评论方面的极大成就。”^②历史领域同样也出现了对语言的反映论的质疑。如加登纳指出:“根本的错误看法是这样一种意义理论,即坚信语言反映了、复制了或描绘了实在,每个词的意义都是一个对象,每个句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一个事态或事实的反映。”^③

意识流小说反对线性的历史叙事,建立了一种碎片化叙事,而碎片化叙事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本质有着直接关系。碎片化叙事体现为自己独特的时间处理,形成新的时间形式。新的时间处理使19世纪的线性历史时间,演变成了20世纪文学中五花八门的时间形式。保尔·利科在《叙事时间》中,将时间处理为“内时性”、“历史性”与“深时性”的结构。^④“深时性”,这种深度时间体验,与死亡及不朽相连,表现为“过去的现在和正在生成的现在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时间完全非实体化了”。^⑤这种非实体化的时间,有时表现为虚无,如波德莱尔诗歌从不关涉历史,他以都市浪荡子的方式表达了历史的虚无。T. S. 艾略特则将历史的未来性与未来的历史性在现时同构。福克纳将时间斩首,让时间永远驻留在过去,他的作品中没有未来的时间向度。伍尔夫关注时间本身的流逝,与乔伊斯一样注重“瞬间性”。乔伊斯有著名的“顿悟”或“显灵”(epiphany)的表达,在伍尔夫则有“存在的瞬间”(Moment of Being)的概念。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时间的碎片化处理或现代理论领域出现的各种时间形式,客观地说,都是从现代日常生活经验中来的。日常生活的本质

①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 23.

② [美]海登·怀特:《形式与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75页。

③ [英]帕特里克·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江怡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④ 参见海登·怀特:《形式与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⑤ 同上书,第247页注释。

是碎片化的,而都市日常生活,由于现代都市物质与商品的琳琅满目,由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人的时间被分割,更加凸显出碎片化特质。碎片化的说法,通常包含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现代人心理体验的碎片化与时间处理的碎片化,叙述的碎片化与都市景象的碎片化等。就理论领域来说,也包含事物非整体呈现的碎片化以及研究方法的碎片化,本雅明的片段式研究就是反体系化的。而所有这些碎片化,应该说都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联。

“瞬间”是日常生活理论中的概念,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一书指出,“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提出了‘瞬间’概念,在自传性的著作《总结及其他》中,阐述了‘瞬间’。他将‘瞬间’解释为‘短促而决定性的’感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对日常生存中潜伏着的总体性可能性的一种揭露与启示。”^①列斐伏尔在多处论述过“瞬间”,他说:“从某个角度与瞬间来端详一个人,他同时既是最为具体的也是最为抽象的,他既具有最为动态的历史感,也具有最为稳定性的特征,既最依赖社会,也最具有独立性。”^②这些都说明列斐伏尔看到了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的神奇,瞬间的日常生活中的整体,偶然的日常生活中的全部。“瞬间”成为一种超越力量,它能爆破日常生活的重复与单调,使之呈现出差异与丰富,也成为爆破对理性化、系统化、程序化的现代社会的机械性的突破口。瞬间还能突破线性叙事,开掘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提升的通道,表现日常生活的艺术潜质。意识流作家以“瞬间”瓦解了整体历史进程的解釋性,以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所具有偶然性,抵制“解释”的介入,抵御外部意义对文学的附加。加登纳也曾从时间的前后关系来质疑理性解释,认为原因与结果的解释方式无以应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为因果解释立足于对时间的区分,而时间是难以细分的,“因为一旦要询问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应当划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困难。根据这种理论,一定有一个原因停止的瞬间,还有一个结果开始的瞬间。但如果时间被看做是一个瞬间的系列,也就显然不可能存在连续的瞬间,因为在这两个瞬间之间总可能插入另一个瞬间,无论这两个瞬间被想象得多么紧密。”因而“不存在任何瞬间会立即连续地依赖于另一个瞬间,而这样一个瞬间如被说成是原因的结束和结果的开始,对事

①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②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Verso, 1991, p. 72.

件用‘原因’和‘结果’等词进行考虑,就会出现问题。”^①“瞬间”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也作为现代主义的表现领域,还作为各个思想领域反思与考量的对象,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另一位日常生活理论家伽丁纳认识到“瞬间”特有的差异性,他说:“尽管存在系统化的过程与科层制,但在欲望的身体、日常社会性和密集的、非工具化的都市生活空间中,会有差异的‘瞬间’幸存下来。”^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描写性体验——个体的欲望与体验,呈现的就是个体的差异性、瞬间性,甚至形成同一个体不同时刻体验的差异。“瞬间”是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又以其所包含的惊奇,而与日常性形成对照,因而具有特殊的否定性与变革性。对日复一日人流、车流中的都市日常中的差异性瞬间的捕捉和表现,是波德莱尔等诗人率先变革文学表达的突破口。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的论文中,将之提炼为“震惊”,震惊也可以说是对差异的反应,也是瞬间的经验记录。本雅明写道:“在所以使生活成其为生活的经验中,波德莱尔独独挑中了他之被众人推推搡搡当作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经验。”^③波德莱尔捕捉日常经验,放大并赋予新奇感,以深度的不同,以新奇的丑等,爆破都市日常生活的漠然。与都市人流与车流的冷漠,与大量的广告与商品的交流、传播经验的贫乏相对,瞬间的震惊经验成为一种突破力量。它从习以为常、冷漠与贫乏的都市日常生活中,爆破出新奇。

艺术表现瞬间性,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所具有的创造性的机缘。因为“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保守性这些普通日常特征,但同时也具有超常的、惊人的动力论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日常生活有着多面性、流动性、含糊性、易变性。”^④回到日常生活的意识流小说,具备日常生活的多面性、流动性、含糊性、易变性的特征,人物缺乏目的明确性与形象的清晰性。

现实主义小说人物被置于社会关系中,具有对外部世界的强烈的主体意识,表现出要改变环境,改变命运,甚至改变社会的能动性,精神面貌与社会的自为状态协调一致。而意识流及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人

① [英]帕特里克·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江怡译,北京:天津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② Michael E.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96.

③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82, p. 154.

④ Michael E.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6.

物,多数处于被给定的日常生活的被动状态,表现出无目的性。环境或空间中的物体进入人物的视线中,只是作为视觉对象而已,有时仅是一掠而过,承载的是日常生活的自发性,它们并不成为一种意图对象,引发深度思考。这种被动状态,与日益壮大的技术社会有关。在技术理性至上的社会,科层技术管理的组织化,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与主导性空间被挤压殆尽,由此产生出现代社会严密控制下的普遍颓唐的心绪,即孤独、无奈、渺小,无助。现代人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个性特征,成为随波逐流的庸常之人。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正是现代庸常人的写真。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有“我摧毁一切障碍”,而到20世纪卡夫卡,则变成“一切障碍摧毁我”的软弱、无奈的状况。

日常被动的状态,不仅表现为人物的心态与精神面貌,也表现在人的思维中。“日常思维的自发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日常思维缺乏对事物的深度思考直接承领事物的规定性;二是指日常思维活动缺乏自我意识,往往受本能、习惯和无意识推动。”^①比如走在大街上的人的视觉性览入,他所看见的对象常常并不进入人物意识,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意识流小说的日常思维,体现为意识流小说不有意去抓捕“注意的选择性”,而是任人物意识处于散漫的日常状态,人物的非理性思绪为外界视觉对象所引导而漂移不定。外界事物进入人物意识的途径有时是以“自由联想”对接经历或记忆,有时将眼前对象,作为一种诱导或刺激,以断片的形态进入人物意识之中。如伍尔夫在《达罗威夫人》中对女主人公的描写。达罗威夫人走在路上去买花,看着好天气,有了快乐心情就想到从前的男友,开始观照自己现在的生活;看到手套店,想起舅舅及战争时期的生活;到了花店,她与卖花人之间,形成一种互相感应的话语与笑声磁场;随后通过同时听到了一声爆响,她向外看,而将精神病人赛普蒂莫斯关联进视觉与视域中,进而有将他作为类观照而成为自己的对象化存在。在晚宴上,听到医生迟到是因为处理赛普蒂莫斯的自杀,作为议员妻子的达罗威夫人在疯子赛普蒂莫斯的自杀中感到了自己的自杀倾向,滋生一种恐惧与不安。人物不断在日常外界讯息、物体、存在、对象等进入自己的视觉、听觉时形成各种印象、联想、心理活动,使人物的心理处于变幻不定的流动状态,这样,自由联想就成为心理碎片的组接形式。自由联想,由此被提升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实从基础层面来说,自由联想就是日常生活的状态,体现出日常生活的非目标化的随意性。在意识流小说中,

^① 王国有:《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8—69页。

它主要充当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方式,它搭建了不同时段的界面,不同人物的界面,不同场景的界面,以构成相互观照与审视,从中建立人物对对象的印象与感知,不时闪现思考,从而形成感官印象与理性思考的交织。

《达罗威夫人》中,达罗威夫人在去买花的路上,想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恋人彼得,这种联想,搭建出过去与现在,过去的他与现在的我的不同界面。她开始从年轻时与彼得的恋爱关系来看现在自我的生活状态,当时在场的对象不在场,但她却从对象的角度看自己现在的生活。时间流逝,人到中年,大本钟的敲击,人物心头的时间焦虑被呈现。她感到生活是这样的空虚,成为了议员达罗威先生的太太的她,生命像一个空洞。

通过赛普蒂莫斯的自杀,她又看到自己生命的可悲,产生一种绝望情绪。赛普蒂莫斯与达罗威夫人被认为是同一个分离的个体,这种分离,使达罗威夫人能从对方的生活中看到自己。同时,这两个人物,也被认为是伍尔夫自身的对象化。达罗威夫人 40 岁,正是伍尔夫自己写作这部小说时的年龄,前者对时间的焦虑,正是伍尔夫自己对时间与生命焦虑的写照:伍尔夫很惶恐,感到自己 40 岁了,什么成就也没有。赛普蒂莫斯的疯癫,同样是伍尔夫自己疾病的对象化,前者的自杀,也是后者自杀倾向与经验的写照,伍尔夫多次自杀,最后一次自杀则带来她生命的终结。自由联想,使赛普蒂莫斯承担了达罗威夫人的对象化角色;而赛普蒂莫斯与达罗威夫人两个人物,又是伍尔夫认识自己的对象化,从对象身上,伍尔夫体认到自己:充满焦虑,悲观与空洞。艺术的完整性是靠关联实现的。卢卡奇的《审美特性》是最早涉及日常生活的理论著作。他指出:“人的整体只有在关联到一定艺术品种的同质媒介中才能实现。”^①文学作为艺术的介质建构出了伍尔夫本人的整体形象。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属于日常生活的联想,其任意性将日常生活扩展与延伸为一个丰富与复杂的场域。如列斐伏尔所说,日常生活是一个“自然地与人工的多重的交汇之所在。它是一个私与公对峙的所在。总之,日常生活是需要——欲望、天然——人工、严肃——轻浮、私——公等等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的交汇处。”^②这种关联与交汇,就能使个体得到类属的呈现,个体的经验,就有可能超越纯粹的私人化,与社会现实相连接,从而实现文学对社会的批判。

① [匈]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二部,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3页。

②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Verso, 1992, p. 55.